

毛澤東座車肇禍：

廖承志妹夫李少石重慶挨槍記

易 迎 暉

先烈廖仲愷先生的逆子廖承志，最近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致函責以忠孝之道，廖某風燭殘年，再度成為新聞人物。廖承志早年加入共黨，一生投機取巧，閃爍多變，先後跟過張國燾、劉少奇、毛澤東、華國鋒，現時倒在鄧小平的懷抱裏，繼續充當統戰打手，他的一生，充滿了醜惡的傳奇色彩。本文所要談的，是廖承志的妹丈李少石，三十四年隨侍毛澤東應 蔣委員長之召，赴重慶商談國是，被槍傷斃命，引起一場相當劇烈的政治震盪的往事。年深日久，如果不把這一事件紀錄下來，可能會被人遺忘湮沒。

重慶紅岩新村素描

在美國政府的斡旋下，毛酋澤東獲得當時美國駐英大使赫爾利的安全保證，於抗戰勝利後不久——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由赫爾利專機親赴延安，接到重慶。毛酋的隨員中，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李少石，後來公布他的職務是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事實上他却來自陝北，並不長駐重慶。抗戰開始時，中共信誓旦旦，聲明服從中央領導，擁護蔣委員長，撤銷邊區政府

，交出「紅軍」軍權，這就是當時所謂「四大條件」，實際上也是中共為圖延續生命，在抗日口號掩護下的奸謀詭計。共軍首先經改編為八路軍，後來統一在中央軍令系統下，改稱十八集團軍，由朱德任總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並在重慶郊區小龍坎附近紅岩山，設立辦事處，對外稱「紅岩新村」，事實上也是中共駐陪都的總部，周恩來是總負責人，除了向中央要糧、要餉、要武器之外，中共的宣傳機構，包括新華日報、新華社、生活書店、編印和通訊部門都設在「紅岩新村」之內，平日戒備森嚴，關卡重重，外人是走不進去的。

毛酋廳發李某取烟

李少石是廖承志的妹夫，也是毛酋的親信侍從，平日向不對外露面，認識他的人很少。三十四年十月八號，當時即已心懷異志的張治中，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商談代表身分（按：毛酋往返重慶延安，均由張治中同機迎送）假軍事委員會禮堂舉行歡送毛酋晚會，毛酋在渝，就下榻中四路張治家中，但每天下午三時必赴紅岩

新村，六時回城。張治中的親戚兼隨從參謀洪某告人，毛酋確有鴉片煙癖，且香煙癮極大，每天最少要抽兩聽「茄立克」。八號下午毛酋和張羣、邵力子、張治中等談判時間特長，七時又要出席軍委會禮堂的歡送大會，抽不出時間回到紅岩新村，五時左右，可能鴉片癮發，鼻涕眼淚齊拋，精神萎靡不堪，這時，李少石被派乘毛澤東座車即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專用小轎車，趕赴紅岩新村，極可能是拿鴉片煙泡給毛酋止癮。六點多鐘，座車駛回重慶，沿嘉陵江至李子壩附近——重慶幾家大報掃蕩報、時事新報，均在李子壩，中央日報則在化龍橋，亦相距不遠，筆者當時服務掃蕩報採訪組——李少石忽然被由車身後方射來的一發步槍子彈擊中，正好命中心臟，司機立即將李少石趕送市民醫院急救，途中即已氣絕死亡。

歡送會場氣氛緊張

這一消息傳至重慶周恩來的辦公室，一千共黨要員已趕赴軍委會禮堂參加歡送會，筆者亦正在會場採訪，約七時半左右，見憲兵司令張鎮，形色匆忙，偕同二名着便衣中年人，直趨會場正

中第一排，與周恩來耳語約半分鐘，周立即趨前向王若飛（重要共幹，後與葉挺、鄧發同機飛延安，墜機斃命）交談數語，即偕同張鎮等匆匆離場。後來知道張鎮是接獲報告，李少石被狙擊受傷，特趕來通知周恩來，偕來的是中共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錢之光，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衛持平，四人趕到市民醫院，李少石早已斷氣，只待他們看上一眼，即送太平間，靜待驗屍。

震撼性新聞與鼓噪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十月九日，李少石被槍擊斃命的消息，成了陪都極具敏感性與震撼性的新聞，中共新華日報一版頭條，報導了毛偕澤東在軍委會禮堂歡送晚會的講話，第二條新聞便是「李少石被刺」，新聞中一口咬定這是「國民黨特務有計劃的暗殺」，并透露了李少石是廖仲愷先生的女婿，而將廖先生當年廣州被刺的事件，重新搬出，加以「映證」，一方面掩飾他們當年謀害廖先生的陰謀，一方面要把李少石案擴大成爲一宗政治謀殺案，廣爲向國內外傳播，藉此損毀政府的形象，打擊中國國民黨。據事後情報單位透露，他們已掌握若干線索，獲知共黨八日晚，軍委會禮堂的歡送會結束後，曾由周恩來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第二天舉行記者招待會，并透過張治中等，向政府提出要求：一、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二、保證破案、緝兇、懲兇；三、保證中共在重慶工作人員，不受任何「迫害」。已往被捕的「政治犯」，應無條件全部釋放。

但到了九號中午，記者招待會的事一直無人

再提，各新聞單位也沒有接到通知，甚至連電話都沒有，一個，晚報記者打電話到周恩來辦事處去查詢，回答都是模稜兩可，一問三不知，一場熾熱的宣傳攻勢，就這樣在數小時之內，驟然冷卻，使大家都感到很奇怪，推想此中必有突變。

肇禍司機突告失踪

事後發現，這是共黨的緊急剎車，原因是一直到八號晚上十二點，李少石座車的司機熊國華（又名熊維屏），自從將李少石送到醫院之後，駕車回到曾家岩十八集團軍城區辦事處，將車停好，即行離去，行踪不明，共黨派人四處尋找，均無所獲，已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可能在某個關鍵上出了紕漏。及至九號凌晨，憲兵司令部和有關情報單位，已經將全案查得清清楚楚，有目擊證人，有開槍的國軍戰士，證明肇事的禍首，是共黨雇用的司機，而且已畏罪潛逃，當時將全案通知周恩來後，周認爲本案的文章已作不下去，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張鎮公開案情經過

九號下午，重慶中央社發布了憲兵司令張鎮辦理本案的經過，原文如次：「余前夜在軍委會參加張部長（謂張治中）歡宴毛澤東先生之晚會，聞李秘書少石，於當晚下午六時左右，乘坐汽車由小龍坎進城時，忽被人狙擊，當偕周恩來先生同赴市民醫院探視，時李氏已因傷重斃命，旋急電本部警務處衛處長持平及憲兵第三團張團長醴泉漏夜偵查，于昨晨二時許，據衛處長、張團

長先後報稱：八日下午五時許，有陸軍重迫擊砲第一團第三營七連中尉排長胡開台，率武裝班長六名，新兵三十名，攜帶中正式步槍六枝，每枝配子彈四發，於本月六日由璧山獅子場駐地來重慶領取棉軍服二百四十套。八日下午，經朝天門、民生路、上清寺向璧山前進，下午五時許行抵紅岩嘴六號門前附近，即在馬路左側休息，其時有彈藥一等兵吳應堂蹲伏路旁，適有國一〇三五七號轎車一輛，由小龍坎方向駛來，將該兵左臀部壓傷甚重，并撞傷右肩上方，該車於肇禍後，雖經各士兵喝令停車，而該車竟不願傷者，逕向城區疾駛圖逃，該連下士班長田開福激於悲憤，即鳴槍一響制止，不意竟將該車擊中，此時該下士班長田開福初不知槍已傷人……」這是李少石狙擊案的實地調查結果。

交不出肇禍的主犯

無論就法律觀點與人道精神，汽車撞傷路人後，最少應該先停車，儘快送傷者就醫，并靜候警方勘察現場，鑑定責任，而車主——亦即乘車人李少石，應立即指揮司機停車處理，可能當時共幹趾高氣揚，尤其是毛偕澤東的親信，更是充滿了特權觀念，認爲碰傷一個小兵，是小事一件，最少是沒有制止司機圖逃。所以李少石的被槍擊斃命，他自己也應負很大的責任。至於開槍的班長田開福，爲關心袍澤，激於悲憤，鳴槍示警，雖云「過失殺人」，當時却激起了廣泛的同情。至於本案的處理經過，張鎮在談話中也作了詳盡說明，他說：「衛處長、張團長等於查得上

述情形後，判斷該運軍裝士兵當夜必宿營小龍坎，一面派憲兵第三團團附劉燦立即趕赴小龍坎，追跡肇事班長，并飭設法從速醫治被車碾傷之士兵，一面即赴曾家岩十八集團軍城內辦事處勘察該被槍擊之國一〇三七五號汽車，經勘驗該車中彈處，係在車後工具箱部份，穿過後座之鋼質彈簧，致使彈頭破裂成爲碎片，故穿入座墊處，有數小孔，經判定係步槍槍彈所射擊，且只中一槍。當時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錢之光，陪同衛處長等同時勘察，衛處長旋詢以司機姓名，據告名熊國華，又名熊維屏。再問司機現在何處？據告已在逃云云。

又據派駐小龍坎之劉團附報稱：

「該運服裝之士兵當晚宿營於小龍坎正街松鶴樓，經帶隊排長胡關台將開槍之班長田開福交由本部予以扣押，並將使用之中正式一五九九三號步槍一枝，及射擊後之彈壳一枚，餘彈三枚，一併予以繳扣。受傷彈藥兵吳應堂送中央醫院醫治，尚在昏迷中，現已移送城內市民醫院治療，生命危殆。」

公正審判了結此案

據筆者了解，這宗槍殺案由於其曲在彼，而且汽車傷人不停，更激起社會普遍的激憤，因此中共無法就這件事再製造風波。

至於熊姓司機，據情報單位獲悉，因係共幹

，并非潛逃，而係由中共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掩護藏匿，事後送往鄂西北土共部隊中工作。由於司機無法緝獲，本案無法作進一步處理，開槍班長田開福經憲兵司令部移送陪都衛戍總司令部軍法處訊辦，軍法官以其屬於過失殺人，且係激於義憤，并無犯意，量刑很輕，至於被李少石座車撞傷的吳應堂，頭骨破裂，腦髓外流呈血紅色，以嚴重腦震盪，昏迷多日，終於不治，也可以說是車禍中的無辜犧牲者。

總之，這一場來勢猛烈的政治性案件，由於實質上是車禍導致，又得力於情治單位的偵查週密，蒐證齊全，終於迅速結案，共僞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都無話可說。

英文商業社交函電大全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rrespondence Vols. I&II

許祖惇 著

上下冊合售360元

著者曾任台大、淡江、文化大學外文系教授，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專任教授，本書取材新穎，內容充實。商業函電，就詢價、報價、推銷、訂貨、發貨、船運及船運單據，匯票及信用狀、收賬、信用查詢、賒購索賠及補償、代理商、銀行、保險等項，分別列敘規章手續，並有函電範例四百餘篇，求職與履歷範例尤詳。社交函電分請帖回柬、慶賀與弔唁、慰問與道謝，介紹、道歉等章，範例二百餘篇。上下兩冊廿五開本六八一頁。

合售新台幣三百六十元郵政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